



一座塔

死亡做注脚的年代 日军践踏下的华北

刘建东●著

一座塔

死亡做注脚的年代 日军践踏下的华北

刘建东●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座塔 / 刘建东 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29-05734-3

I. ①—…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11616号

一座塔

YI ZUO TA

刘建东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出版统筹: 陈建军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张好好

策划编辑: 黄卫平

特约编辑: 袁 强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张 颖 魏依云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26千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子 / 001

第一章

1. 两个老人 / 007
2. 母亲的爱情故事 / 018
3. 声音 / 030
4. 12 岁的新娘 / 041
5. 羞涩的男人 / 050
6. 东清湾的姑娘们 / 060

第二章

7. 身份 / 073
8. 老杨 / 087
9. 东清湾夜色 / 099
10. 高高的山冈 / 114

第三章

11. 塔高 85 米 / 127
12. 突如其来的暗杀 / 140
13. 塔端的老杨 / 152
14. 平原勇士 / 158

第四章

- 15. 东清湾之惑 / 175
- 16. 恋爱中的女人 / 183
- 17. 姜小红之死 / 198
- 18. 夜奔 / 202
- 19. 谢幕 / 205

第五章

- 20. 生与死 / 219
- 21. 闹花灯 / 226
- 22. 游荡的灵魂 / 235
- 23. 你 / 243
- 24. A 城的节日 / 248
- 25. 漂洋过海的两个人 / 259

第六章

- 26. 东清湾的早晨 / 265

引子

1987年的夏天，我在新华书店里买到了一本书，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原勇士》。书的作者碧昂斯是个美国人，曾经做过美联社的记者，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待过短暂的几年。这本书的内容就取材于当时中国华北平原上的两个人，一些故事。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间是1950年的4月，而当它与中国的读者见面时，已经过去了37年。

书中讲述了我舅舅们的故事，而且提到了我的母亲，它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本书的主角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那些个性张扬的舅舅们，我母亲的名字被舅舅们的故事挤在某个角落，不留心是无法找到的。关于我母亲，书中这样写道：

张如清，她游荡在张武厉与张武备的生活之外，也许，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她的影子都是虚幻而不真实的，如草芥，尘埃。我见过这个匆匆地走进走出A城张家大院的年轻女人，她的脸上，仿佛永远有着一一种烙印，那烙印直到现在我还能够想起来，无助而有些愤慨，她的面孔在我的记忆中是灰色的，没有任何的血色。

一个没有血色的面孔，当我想在这个异乡人的文字中去拼凑出我母亲年轻时的模样时，我徒劳无功。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好像一直是那副苍老的样子，花白的头发，皱纹爬满面庞，郁悒的目光。

当我把书拿给年迈的母亲看时，我发现，母亲贪婪地捧着那本书，花了三天三夜阅读，那本书薄薄的，书皮是暗红色的，在黄昏或者清晨，那种颜色在光线之中，竟然有一种奇妙的令人感动的温暖透出来。她的阅读不时地被悠长的回忆所打断，回忆在她的眼角化作泪水，缓慢地由湿变枯。那三天三夜，我的母亲，重新回到了40年代。她苍老的心，已经无法承受记忆的纷至沓来。万籁俱寂的夜晚，母亲的屋中仍然亮着灯，我数次走进去，走近母亲，想让她停止阅读。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呼吸，但是她的目光却牢牢地凝固在书上。

第二年，我怀揣着那本书，也怀揣着我母亲的记忆，回到了A城，我母亲的城市。陌生的城市隐匿在阴雨和灰暗的绿树之中，时光流转，四十多年，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但相对于母亲，它始终保持着一个模样，时间永远停留在四十多年前，A城也永远散发着腐朽的味道，像是一面耻辱的镜子，悬挂在母亲的面前，仿佛镜子里的那个人，赤裸着身体，在向世人炫耀着自己的舞蹈。我的母亲，张如清，在那个多雨的年份里，终于走完了她悠长而痛苦的一生，在她68岁生日那天，打破了那面镜子，把自己躲藏在了繁华而喧闹的城市之下。从那以后，她再也看不到镜子中的自己，再也不用理会赤裸身体舞蹈的那个人是不是自己，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探听自己虚弱的呼吸来自何处。

43年以来，我的母亲，始终被虚妄的病痛折磨着，头痛病反复发作，脆弱的神经屡屡踏上记忆的坦途。在疼痛的陪伴下，脑子中顽固地闪现着一个村庄和一座城市的零星画面——树木、房屋、田地、男人、女人、枪炮、血腥、仇恨、风化，还有高高的塔……她努力地用尽自己全部生命的力气，去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村庄，一个完整的城市。生命的最后43年，是垂死和弥留的43年。我的母亲，用漫长而痛苦的时间才完

成了她最后的一口深呼吸。43年，对于饱经沧桑的母亲来说，就像是一年，或者一天，它漫长而短暂。漫长只能使母亲感受到时间带给她的身体的变化，皮肤松弛，视力下降，行动迟缓……而相对于她的心灵与精神而言，却是短暂的，这使母亲痛苦不堪，她迟迟地无法从那个村庄，那座城市的阴影中走出来。最后的43年，母亲的思维始终停留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她的回忆，她的言谈，她的呼吸，都充满着一一些混乱和不安。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我的母亲，经常能看到自己游荡在这两地之间，那是她虚缈的身体与灵魂。甚至，在回到从前的虚幻之中，我的母亲，都无法分清自己的身份，有时候她是一个女人；有时候则是一个男人；在某个早晨，她成了一个老人；到了黄昏，她可能变成了一个孩子；或悲怆如一个战士，或沉静如一个婴儿……

这就是母亲，耗尽43年的时间，用她脆弱的心灵，带给我们的那座令人羞辱的城市，那个悲伤的村庄……

第一章

1. 两个老人

A城与东清湾，我母亲的城市与故乡。

两位白发老人，张洪儒与张洪庭，在1940年风雨飘摇的春天，同时被某个事件重重地击打着，在日益温暖的季节里，他们对此事件的反应就如同他们各自的生活一样，无法统一，无法雷同，就像是乡村的庄稼与A城的树木。实际上，早在若干年前，他们就对某些事情有了迥异的想法。那不是时间所能决定的，国家、祖先的荣耀、毁灭、绝望……

他们隔着广袤而伤心的土地，郁郁葱葱的平原，战火中的硝烟，在互相地审视着对方，两个兄弟，在垂垂暮年，思想与行动上的分道扬镳仿佛是早就安排好的一样。他们看到的彼此，其实已经不是形象化的某个人，弟弟或者兄长，不是他们开始花白的胡子和头发，也不是爬满脸颊的皱纹，而是抽象的符号，如同荒芜土地上凋零的稻草人，渐渐地在各自的头脑中形成。张洪庭、张洪儒，两个兄弟，开始通过想象去揣测彼此的变化，而那些捕风捉影的变化也像是风中的沙砾渐渐地阻隔了他们的距离。

“难以想象，他是一个愚钝的人，一个落伍的老头儿，一个逆时代而动的人。他还没有老成那个样子吧。”张洪庭这样评价他的弟弟，在

他的眼中，弟弟张洪儒正在如同烟尘一样被历史所抛弃。张洪庭，一个养尊处优的老人，他喜欢站在自己家高大、阔绰的院落最高处去俯视整个城市。A城，在他的眼睛里就像他的孩子般那么听话、驯服，它安静地迎接着日出日落。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每一个胡同，每一棵茂盛的树，他都了然于心。但是最近，恐惧像是夏天的藤蔓一样爬上了他的心头，不知道是因为那些突然长大的树木，远处显眼的日军的医院，还是那个更加高大的圆筒式的日军炮楼。仿佛不经意间，A城突然从他的手里溜走了。或者因为年龄的原因，他感觉到了A城在他的视线中渐渐地朦胧起来，他下意识地抓住了身边年轻的女人冀晓欢葱一般的手臂，气喘吁吁地说：“我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建造一个全城最高建筑的想法就是从那一刻在他的头脑中酝酿形成的。那个被他描绘成一座高大威严的瞭望塔的东西一秒一秒地在他头脑里逼真地闪现，我的姥爷，仿佛已经站在了凉风习习的塔尖，禁不住地捋了捋他花白的胡子。他的身体，也因为站到高处而产生了一丝的摇晃，他身旁的冀晓欢急忙扶住了他，尖声说：“洪叔，A城都在你的手上呢！”

张洪庭满意地摸了一下冀晓欢的脸蛋，他的气息仍然无法喘匀，说：“走吧，这个城市让我颤抖。”冀晓欢说：“你让女人们在床上颤抖呀。”我的姥爷，喜欢年轻女人们对他身体强壮的夸赞，他朗朗的笑声仿佛一下子能飞到他想象中的塔的顶端。

而故乡，仍然在远方，在我的姥爷眼里，能够登高眺望的塔还无法让他的目光穿越时空，看到东清湾发生的一切，在他的心里，故乡发生的一切偶尔会闪现，如同黎明前短暂的黑暗一样，忧虑停留在他对祖先深深的担心之中。他不希望他的祖先如今是一些孤魂野鬼，无所依托地飘荡在故乡广袤的土地上。

“塔，必须拥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瞭望，远眺，安宁，镇定，”张洪庭这样叮嘱他的大儿子张武通，“当然，坚固，有着和土地相连的基础，这是最重要的。还要有充分的角度，南北西东，上下左

右，能够顾盼自由。”在姥爷的心里，已经开始想象自己站在高高的塔楼之上，俯瞰整个A城的情景。但是远眺，他依旧不能有充足的把握，东清湾，似乎早就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以前那个平静、平原腹地的清秀乡村，已经物是人非。我姥爷的思想被A城与东清湾分成两部分，那是互相矛盾的两部分，它们在自信与犹疑，自得与惆怅之间徘徊。

“老爷子，”张武通在背后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他的决定会毁了我们多年经营起来的家庭大厦，那座塔就像是一枚炸弹，随时都会爆炸。嘭，我们只能听到一声响，所有的一切都会坍塌。”

“这是我们家族荣耀的继续，”张武厉对哥哥的忧虑不屑一顾，“你会听到嘭嘭嘭的声音，不是一声，而是很多声，你数都数不过来。这种声音会发生在A城的任何地方，华北，或者整个中国，但不会是在这里。”张武厉一身戎装，黑亮的长筒皮靴狠狠地跺了跺脚下。

“你能看到那座空中的塔吗？”

张武厉看了看空中，他看不到，能看到仍然处于想象中的塔的是他顽固的父亲，“不，我只对存在的东西感兴趣。如果明天开始，有了塔基上的第一块砖。我会看到那块砖的。”

兄弟俩在某些观点上总是南辕北辙，按往常的习惯，他们会停止争吵，各干各的。

高高的塔楼，给了张洪庭青春的动力。这个六旬老人焕发了从未有过的激情，夜晚给了他施展才华的舞台，散发着久远气息的楠木大床，床头的摇铃，以及那个叫冀晓欢的女人，都是那个舞台上最好的参与者。冀晓欢，凑在张洪庭的耳边说：“你像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张洪庭爽声大笑：“二十岁，二十岁我能干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张家的塔楼要建在张家大院显赫的位置，更是耸立在A城显耀的位置，破败、战争的阴霾、恐惧，都没有阻挡它悄悄地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数十年之后，A城的人们还记得那个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特色的塔楼，那座八角形的砖木结构的塔，有着青色的外表，它从绿树掩映的张

家大院里挺拔而出，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俯视着芸芸众生。在A城的人们看来，它本应是从寺庙里脱胎而来，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超凡脱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留在人们印象和记忆中的更多的是血腥、伪善、耻辱、恐惧与毁灭……

在姥爷大张旗鼓地准备建造他的塔楼之时，百里之外的东清湾，那个被姥爷称作愚钝的另外一位老人，却陷入了极度的自闭之中。东清湾，突然被一股强劲的阴霾所代替，阳光在一个老人的眼睛里突然地消失了。张洪儒，开始在黑暗中寻找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张洪儒把自己封闭在密不透风的石屋中之前，村里人似乎看到过一个沮丧、意志薄弱、神情恍惚的老人，但是在随后很长的时间内，那个头发蓬乱、目光涣散的老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被村里人所认可，怀疑一直缠绕着他们，噬咬着他们脆弱的神经，他们在不断地否定之中度过了一个个无眠的夜晚。可是在那个傍晚，毕竟事实从他们的记忆中清晰地滑过，并且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他从未落成的日军监狱里走出来。在村西北，东清湾风水最好的地方，如今已经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一些被看守着的中国人，正在垒起越来越高的墙头，好把里面大片的土地和张家的祠堂与东清湾隔开。那是这个东清湾的命运主宰者留下的最后的形象，孤独、失落，神情落寞而局促不安。开始村里人以为他们看到的那个弓腰驼背的老人是另外一个人，还是他的大女儿张彩妮从那个微微弓着的身影上第一个认出了父亲。残阳的照射下，那个身影斜长而浓重，她尖声叫道：“是他，我爹。”整个东清湾都会对这样的一个人影感到陌生，这不能怪他们，几十年来，张洪儒就是他们视野中那个最伟岸的人，他是东清湾的灵魂，无论他瘦弱的身影出现在哪里，无论他是生病还是沮丧，他在东清湾的形象从来没有改变过，自信和坚毅是东清湾赋予他的唯一的品性。张洪儒，像旗帜一样飘扬的一个人物突然间垮掉了，没有人会承认这个无情的现实。张洪儒离开人群走向那些说着异邦语言的军人时，他

信心满满的表情使东清湾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正在村畔飞速地围挡起来的土地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他们祖先安息的祠堂会成为噩梦的天堂，他们祖先的灵魂会孤苦无依地飘荡于无边的空中，失去、无依无靠的感觉，第一次致命地降临到他们的命运之中。如同他的村民，张洪儒也对自己前去与东洋人的谈判充满信心，是的，他自认为那应该是一次对等的谈判，他对他的同乡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更对他的同乡说道：“这是我们的土地。”以后的若干岁月里，躲藏在石屋中的张洪儒，已经完全放弃了思索，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他和那些异邦人的不平等的对话，忘记了乡亲们极度绝望的眼神，他完全地沉浸在自己黑暗中的世界，一个虚拟的乌托邦。在那里，他似乎与张家的列祖列宗更接近，他仍然能接受到他们亲切的目光。就是在列祖列宗的目光抚慰下，他的世界已经冲破了狭小的石屋，冲破了严密的黑暗，越来越大。

谈判之前，他站在村中央的土堆之上，挺拔的杨树开始发芽，春天透露着希望的生机，放眼望去，曾经的张家祠堂，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它被高高砌起的红色砖墙与世隔绝了，还有冲着村子的枪炮，他觉得那些枪炮洞开的黑糊糊的口子从来没有那么丑陋过，他看到同乡脸上的愤怒和不满。人们在窃窃私语，他们在揣测着被夺去的祠堂和土地，异邦人要干什么？他对乡亲们说：“我们会要回我们自己的土地。这是我们正当的理由。枪炮、野蛮，都不能阻止我们。”而当他所希望的谈判结束，张洪儒，已经失去了讲话的兴趣，语言一下子变得那么多余而无趣，他低着头，只含混地说了两个字。那两个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有人说是“禽兽”，有人说是“失败”，甚至还有人听到的是“散了”。莫衷一是的张洪儒的最后表白其实在以后的岁月里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标志性人物的突然倒塌，也让整个东清湾陷入了集体的无意识之中，集体的混乱之中，集体的失语状态中。

传言就是从张洪儒谈判归来的那个傍晚开始的，它像风一样缩短了

空间的距离，传到了我姥爷张洪庭的耳朵里。张洪儒，他的弟弟，在那个傍晚吩咐家里人把自己钉在石屋子里，他扬言不会从屋子里走出半步。正是传言让我的姥爷对于自己的弟弟产生了蔑视。传言无须证实，这是我的大舅，张武通的判断。他说：“现在这个时代，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更何况发生在那么渺小的人物那么渺小的乡村之中。”张武厉则说：“不然，叔叔可能是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他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威望在一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他是在躲避。”在所有的发言者中，我的母亲张如清是一个缺席者。我的母亲，在她临死前的若干年里，还在向我诉说着那个家庭的味道，腐败，像是被漫长的雨季泡烂了一样。干燥，似乎离那个北方的城市非常遥远。这就是那个A城的张家给她的无法改变的印迹。

无须怀疑的传言中，张洪儒成了一只缩头乌龟，他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在石头屋里，任凭大风大浪也不再从屋子里走出来。

我的二姥爷，张洪儒在躲进石屋之前表现出来了少有的紧张和不安，像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他甚至失去了以前的镇定自若，随身携带的一本《论语》也不小心掉到了门外，他的二女儿张彩芸急忙喊了一句：“爹，你的书。”张洪儒匆匆抓过那本书，他慌不择路似的跳进石屋的情景仿佛是一场令人心碎的梦境，让他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忧虑，还有空旷，内心无比的空旷。他在黑暗中如何读书？他们目睹了父亲的逃离，如同目睹了一场惨剧的发生。张武备是东清湾张家后代中唯一的男丁，此时的张武备孱弱而缺乏自信，他羸弱的身体和胆怯的个性一直备受强大父亲的诟病，如今，当他看着父亲像是逃难似的从他的眼前消失时，张武备像是走在荒漠中的兔子一样突然失去了方向而号啕大哭。就在此时，他听不到了父亲以前常有的斥责声，看不到了他严厉的目光，他甚至觉得，从此以后，他内心对于父亲的崇敬与恐惧也会消失。张武备的哭声像细细的蜂针刺进了他姐妹们的心里，也迅速地扩大至了东清湾，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哭声，哭泣可以传